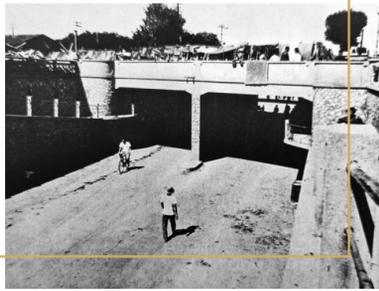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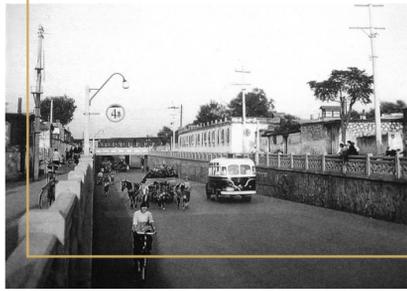


# 永红桥往事

□王春明



永红桥,坐落于唐山市南新道与车站路交叉口东侧,是一座公路铁路立交桥,建于20世纪60年代。最初,该桥叫“永红地道桥”。有关这座桥的往事,现今已鲜为人知。

永红桥的原址为铁路南道门。据《南道门杂忆》(载2014年4月3日《开滦日报》)一文中介绍,开平煤矿于1881年筑成唐胥铁路。当初,王谢庄附近的百姓都从矿区南侧的钻洞(即双桥里西桥)穿越铁路。多年之后,随着开平铁路公司和唐山铁路工厂(俗称“南厂”)迁至铁路南侧(今南厂路),便在铁路公司旁边形成了一个“南道门”。1907年,新火车站(现唐山南站)开通后,小道口变成了有人看守的大道口。

1925年,唐山至山海关铁路扩建双线工程竣工,“南道门”装设了供车辆通行的木框式栅

栏门,和一个约1.2米宽,仅限行人通过的小门。从此,该道口才有了“南道门”之称。

我小时候去姥姥家时,常过南道门。那时的南道门铁路与平交道口,因京山线列车运输繁忙,行人车辆只能靠道门开放间隙通过,道口严重堵塞,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我记得一次过道口时,老远就看见堵满了人员和车辆,走近后听说,发生了列车撞人事故,道门临时关闭。为省去等道门时间太长带来的烦恼,我们只好绕远道,走了双桥里。

1968年4月27日,新修建的永红地道桥竣工,从此,南道门不见了。据《唐山市市区主要桥梁史料选编》记载,永红地道桥是京山线经市区跨越城市道路的桥梁,坐落在唐山南站以北250余米处,原名“东风地道桥”,1967年5月开

始修建,1968年4月建成,改名“永红地道桥”。此桥由唐山城建局工程科设计,市政处与天津铁路分局唐山工务段共建。施工过程中,为保证铁路机车正常运行,工程技术人员设计了整体灌注整体顶入、双层薄铁板壳法,当时为国内最先进的施工法。

听老铁路人讲,当年施工期间,各地的铁路部门纷纷组织人员前来参观、考察、学习,还召开了现场会。永红桥施工前期,首先把桥上铁轨进行了加固,在铁路下面箱涵底、顶侧壁都安装刃角,以便掘进挖土时,保证列车畅通和安全。

1967年10月20日,桥体开始顶进,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方形框架箱涵需要顶力2300吨,而工程采用10台300吨的顶镐,确保成功,11月9日箱涵就位,共用了21昼夜,至1968年4月27日竣工,4月30日《唐山劳动日报》头版刊出《唐山市永红地道桥胜利建成》一文。

建成后的永红桥为方形框架箱涵,长24.5米,分双孔,每孔跨径6米,两孔总宽13.25米,全高5.5米,桥内净高4.5米,墙体两侧有“悬臂式”宽1米的人行便道。东西引道全长514.40米,水泥路面宽12米,两侧为重力式浆砌石挡土墙。永红桥的建成通车解决了道路拥堵的难题,确保了市内交通的顺利畅通。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将永红桥两边的建筑物损毁殆尽,但该桥除部分护栏被损坏外,双孔桥涵完好,保证了铁路与公路的通行,堪称幸事。

永红桥在2000年进行了拓宽改造。现在,永红桥的箱涵长27.5米,分三孔,中间主孔为机动车双向4车道,总宽14.5米,桥内净高4.5米,两侧副孔净高3.5米,分别宽8米(整体新拓宽了一倍多),两侧还设有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以及人行道,永红地道桥面貌发生了巨变,人车通行更加方便快捷。

(图片由作者提供)

# 月饼趣话

□谷景峰

每到中秋佳节,家家月饼是不可缺少的。月光下,一家人说说笑笑,一边赏月一边品尝各式各样的月饼。孩子们只是谈论着不同月饼的口味,但关于月饼的来历却知之甚少。有关月饼的传说有不同版本,每个版本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嫦娥奔月是上古时代神话故事,这神话源自古人对星辰的崇拜,据现存文字记载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后羿与嫦娥是恩爱夫妻,后羿勇猛善射,他从王母那里讨来长生不老药,被后羿的朋友逢蒙得知。这日,趁后羿不在,逢蒙前来索要,嫦娥不给。逢蒙要抢夺,嫦娥一口把药吞下,一纵身飘了起来,飞往太空,直至月宫。嫦娥平日乐于助人,对乡亲们非常友善,这天正是八月十五,乡亲们便在月光下摆上圆饼来纪念。这饼圆圆的,像月亮,故起名叫月饼。从此,每到八月十五,人们就一边赏月一边吃月饼,以示对嫦娥的怀念。

另一版本:元代,中原人不满元朝的残酷统治,纷纷起义。朱元璋联合各路反抗力量准备起义,可怎么传递消息呢?军师刘伯温想出一计,令下属把写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在饼子里,把饼子分头送到各路起义军中。到了八月十五这一天,各路起义军一起行动,很快,徐达就攻下元大都。朱元璋高兴得传下口谕,在即将来临的月圆时,让全体将士与民同乐,并将起兵时秘密传递信息的“月饼”,作为节令糕点赏赐群臣。此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在民间流传开来。这节日,是人们团圆的大好日子。

不同地方,还有好多不同的关于月亮与月饼的故事。

在旧社会,我家穷,可再穷到中秋节也要买几块月饼应时应令。记得我十岁那年中秋节,父亲买来一斤月饼,六块。我家五口人,爸爸、妈妈和我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这天晚饭后,院中放了一张桌子,一家人坐在桌旁月光下分月饼,每人一块,最后剩一块。父亲说:你们哥三个,谁能把月亮端到桌上来,这块月饼就是谁的了。我搜肠刮肚,苦思冥想,想不出办法。八岁的妹妹“噫噫噫”从屋里端来一盆清水放在桌子上,“爸你看,我把月亮端来了!”大家往盆中看,圆圆的月亮在水中瞅着我们笑呢。父亲高兴极了,夸妹妹聪明,把那块月饼奖给了妹妹。

古人以诗词抒发对月亮的情愫与遐想,有关月亮和月饼的诗句佳句很多,如: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苏轼《水调歌头·徐州中秋》);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李商隐《嫦娥》);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李白《古朗月行》);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宴亭望月》)。

中秋节吃月饼寓意着圆满,也是人们对亲情的寄托。在中秋节之际,游子回家与亲人团圆,亲朋好友互赠月饼,都是亲情的体现,也是联络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



# 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

## ——简述从《救国报》到《唐山劳动日报》的烽火岁月(12)

□王烁辉

### 5. 血荐轩辕的冀东新闻人

(接上期)

时间到了1944年9月。此时的日本军队在中国、在亚洲、在太平洋上屡吃败仗,其国内经济几乎被战争拖垮,民不聊生。而我冀东各个根据地和抗日战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处处呈现生活活虎、欣欣向荣的蓬勃景象。

冀热边特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在10月16日召开“进一步贯彻减租减息会议”。减租减息是当时的一项重要土地政策,目的是减少地主的剥削,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和抗日积极性,受到了劳苦大众的热情回应。因有特委、行署、军分区机关人员与根据地周边地委及县区乡村行政干部等近600人参会,《救国报》也派出多名同志参会,并准备对大会进行重点报道。

原定的会议地点在丰润城北腰带山的小岭沟村。快要开会时,特委得到情报,说日军在附近的几个县突然大量增加兵力。这一阶段,已是强弩之末的侵华日寇仍在进行垂死挣扎,他们采取所谓“远距离奔袭合击”的战术,在冀东地区大肆屠戮。为了避开敌人的所谓“合击”,特委临时把会议地点改在几公里外的杨家铺。

杨家铺是丰润城北30里处马蹄山下的一个小村庄,抗战时期,这里属丰、滦、迁联合县第三总区,我冀东抗日武装经常在这一带进行打击日寇的活动。

10月12日晚,救国报社的同志们与特委机关一起,开始从还乡河上游张庄子一带,转移到丰润北部的李夏庄子(李庄子与夏庄子的合称),进而向杨家铺方向行进。而与此同时,从丰润城出动准备对特委机关

进行合击的敌人也已经出发,并在10月13日凌晨与特委警备部队遭遇,当即展开激战。此时我们的同志并没有想到,这还只是其中一小股敌人,几乎是同一时间,敌人兵分多路,隐秘向山区进军,已经把攻击的目标集中向杨家铺方向。

敌人的这次行动蓄谋已久,准备充分、目的明确。为防止消息泄露,还提前从山海关、唐山、丰润、迁安等地秘密集结日军部队,采取长途奔袭、分头挺进的方式,配合其装备先进、战斗力强的独八旅3000多人的精锐部队作战。

10月17日凌晨,冀热边特委、行署、军分区以及丰滦迁联合县等机关人员与救国报社的同志们,被数千装备精良的日军正规部队带着机枪大炮,包围在丰润杨家铺。

我们的同志大多数为文职人员,除少数干部和警卫有配枪外,只有冀东军分区12团的特务营二连和路南一区一队4连两个连队的战斗力,每个连有12挺机枪,战士们则是每人一支三八大盖,配备25发子弹,4枚手榴弹。

敌人火力猛烈,我方仓促应战,唯有突围。大家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同装备精良的日寇进行殊死搏斗,打了一场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突围战。令人痛惜的是,在人员数量不足敌人十分之一,且警卫部队极度缺乏武器的情况下,最终仅有120余人突围成功,400余同志英勇牺牲,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和第四地委书记丁振军等几位始终奋战在抗日斗争第一线的冀东党政军领导同志殉难。

这是冀东地区党政军民组织在抗日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损失。冀热边特委司令员曾说:“杨家铺战斗是我军在华北抗日战场上一次罕见的损失重大的战斗。”

在这场突围战中,救国报社同仁伤亡惨重,先后两任社长同日捐躯。

吕光,牺牲前任冀热边特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救国报社社长、“新长城社”理事长,时年30岁。

吕光原名陈昭,1914年生于云南思茅县复兴镇(今属云南省普洱市思茅镇)太平街。1935年他在北平朝阳大学读书时,便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和“南下扩大宣传团”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36年参加革命文艺团体“左联”,后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他立即回国投入抗日救国运动,于1937年秋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宣传科长、队长、组织科长等职。1942年秋,吕光到冀东工作,任地委宣传部部长兼救国报社社长。熟悉工作后,他强烈地意识到《救国报》对沟通领导机关与广大军民联系的重要性,便开始研究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他指示增加了综合报道和时事讲话内容,还主持、撰写了大量时事宣传提纲。同时,组织出版了《救国时报》(增刊)、《坚持》、《新长城》等刊物,将《救国报》带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0月17日凌晨,在杨家铺,吕光带领一队机关同志向老孤山脚下一条易于隐蔽的山沟处突围时,不幸被敌人的机枪射中,壮烈牺牲。与他一起牺牲的还有他已怀有身孕的妻子。特委宣传干事刘俞芬,河南内黄(今属河南省安阳市)人,时年26岁。

李杉,《救国报》创始人、第一任社长,牺牲前任特委副秘书长,时年32岁。

李杉(即崔林),原名马宗周,字承武,号吟南,河北玉田人。冀东抗日大暴动时期,他就在抗日联军第五支队负责政治工作,不仅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又有较高的理

论水平和写作能力。1939年底,他孤身来到卢各寨一手创办《救国报》,经过艰苦努力,在敌人的严密盯防下将报社由初创时的5人发展到41位同志,还组织出版了刊物《老百姓》。在同志们眼里,李杉是一位不像领导的领导,他手把手地教同志们如何做新闻采编工作,每位新来的同事都得到过他的帮助和指点;报社编印、翻印革命书籍,校对蜡纸的工作繁重时,他都亲自参与校对;按规定,以他的级别可以领取一些营养补助费,他全部拿出来和同志们一同改善伙食……1943年7月,李杉调任冀热边特委副秘书长后,对于亲手创办的《救国报》和同生死共患难的报社同志,始终依依难舍,在工作与生活中仍经常相聚,同志们对这位“老”社长也很是信服。

10月17日凌晨,在杨家铺,面对敌人的攻势,几位领导研究决定,带领警卫连队与部分有战斗力的人员,先抢占制高点吸引敌方火力,以掩护大部队撤退。幸存的同志回忆起李杉牺牲前的最后一幕,是在炮火中高喊出的那声:“机关人员一律听从指挥,马上集合,随部队上山投入战斗!”

报社的老同志刘海山,河北丰润人,《救国报》创建人之一,为人豪爽幽默,牺牲前一直担任《救国报》的交通员。这位性情耿直、在其他单位工作时曾被认为“不好领导”的同志,在跟随李杉创建《救国报》时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从此在报社的带领下学政治、学文化,还入了党,李杉每有紧急、危险的任务,都由他担任。17日拂晓,刘海山与李杉一同牺牲于杨家铺突围战。

《救国报》同志在多年的敌后周旋斗争中总结出了经验,平时活动期间多为分散居住,所以当日并未全部随特委机关住在杨家铺村内,而是分别散居于村落周边,枪声响

起之后,报社同志迅速撤离,随着一路遇到突围出来的人员传来消息,才知道住在杨家铺的几位同志全部牺牲了。

不久,《救国报》电台台长烈华又在途经党峪附近时,被埋伏在庄稼地里的敌人杀害。

报社工作人员压抑着悲痛,掩埋了牺牲的战友。他们含泪背上电台、油印机,拿起钢版、蜡纸,继续踏上为真理发声,为党和民众鼓与呼的新闻传播道路。经过十几天与敌人周旋的游击生活,他们再次回到了《救国报》的老家——鲁家峪。

社长吕光牺牲了,集合起来的同志们推选当时的编辑组长陈大远为临时领导人,负责主持报纸的编辑与出版工作。这时的救国报社分散在鲁家峪的下寺、东峪、北峪和党峪的西山沟等几个村庄,采取隐蔽分散的方式工作。编辑组安置在鲁家峪下寺,经常在这里的有陈大远、武迎山、山桥、白光、曙光等人;刻写组安置在东峪唯一没有被烧毁的古庙里;收报台安置在豹子峪,被台组的阎庄华、陈西华(豹子峪人)王振邦(大王庄人)张云峰(卢龙县人)等人多数时间在大党峪镇的西山沟里坚持工作,有时也会分住在两个自然村,刘保民则是常穿军服,多数时间随部队工作;印刷所设在山东边的白园;还有蔡季峰、蔡贺明、刘志清、张贺等几位通信员(此时的通信员多是担负送信做勤杂工作)一直活动于各组之间。

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大家将全部心血倾注到报纸继续出版工作上。《救国报》(临时版)很快就同读者见面了。不久之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学习材料和政治读物的翻印出版工作也逐渐恢复。

(待续)